桑皮纸记

周华诚

要怎么说，才能表达我对手工古纸的热爱呢。反正，知道要去和田墨玉县普恰克其乡看桑皮纸，我就一路充满期待了。

普恰克其，有“桑皮纸之乡”之称。我在刘仁庆著《中国古纸谱》中，见到过收录书中的“新疆桑皮纸”，其纸样正是来源于墨玉县普恰克其乡布达村。抚摸那一小方手工古纸样品，粗糙纹理传递给手指遥远的植物气息。

没想到，这次就有幸遇见了。

走进布达村一个桑皮纸作坊，四十三岁的布再那普·司马依迎接了我们。她是桑皮纸技艺传承人的妻子。布再那普给我们展示了手工造纸的一道道工序。桑皮纸的制作，与别的地方的手工纸制作的工序没有本质上的差异。其以桑树皮为原料，须经过剥削、浸泡、锤捣、锅煮、发酵、捞纸、滤水、晾晒、揭纸、分类、打磨等等，总共十几道复杂的工序，才能制作而成。

我们见到了其中的几道工序。譬如坐在石台前的匠人，耐心地举起硕大的木锤，把剥下的桑树皮锤打成木浆。匠人向我们展示捞纸的手艺，要平稳而缓慢地从水中抄起木浆，使纸浆在筛子上薄薄地摊平。院子里的木框里，正晾晒着纸张，温暖的阳光下，纸张反射着柔和的光线。

布再那普拿起晾纸的木框子，啪啪啪啪，她轻轻柔柔地敲打。那一层纸渐渐脱离了框子。她小心地揭起纸张，对着阳光审视与打量。

纸张，从来便是文化的载体。

手工古纸对于今天的许多人来说，遥远而神秘。我们有太多便利的方式，随处可以得到纸张。但对于古代的人们来说，一页纸便有着一页纸的巨大重量，那是人们对于文化与文明的尊重与敬意。

“最早的新疆手工纸，根据考古发掘的资料表明，大约是在公元7世纪初，从中原地区传播过去的。”《中国古纸谱》上说，在新疆的历史上，桑皮纸“广泛用于书信往来、档案卷宗、会议记录、经籍印刷、司法传票等。”

想象一下，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地带，考古学家发现大量的桑皮纸典籍，证明桑皮纸技艺，比东汉蔡伦的造纸术还早三百年，这是不是足以令人震撼。而在和田地区博物馆，还有许多桑皮纸的文物，多为唐宋时期之物。

古老的桑皮造纸技艺，在普恰克其乡传承千年。传统手工技艺制出的桑皮纸，纸张纤维长，拉力很强，防虫，书写不易褪色，吸水性好，成为书法和绘画纸材中的珍品。2006年，新疆桑皮纸制作技艺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布再那普的汉语说得并不流利，但她使用微信极为熟练。许多慕名而来的人，加了她的微信，她也在朋友圈里向人们传播着桑皮纸的故事。

她说，整个墨玉县，会桑皮纸这项技艺的也不过十来个人。

桑皮纸被一层层码放整齐，放在商店里出售。大的两百元一张，小的几十元一张。我买了几张，请布再那普小心卷好，放入纸筒之中。

我要把这古老的桑皮纸带回江南，好好收藏。

同行的编辑家、作家甘以雯打趣我，是不是要用这古老的纸张写一封情书。散文家葛以敏和小说家苏二花则高深莫测地认为，这一程的寻纸记，收获最大的就是我了。

我愉快极了，心说是的是的，一路抱纸而归。

所有的相遇都自有原由，而我亦当珍惜。

做金鱼灯

李 政/口述 周 祺/图、整理

我从小喜欢画画，没有正式拜过老师，都是自己买点书看看画画，小学三四年级就开始出黑板报、刻蜡纸了。我也喜欢手工，做航模、船模什么的。后来在丝织厂里搞宣传和文体工作，布置宣传橱窗，介绍劳模、先进。上世纪80年代末，我还给黄浦旅游节做过几次龙车、彩车。

老早（以前）只要江浙一带哪里有灯会，我都会去看的，南京、苏州，还有海盐，我蛮喜欢扬州的彩灯。金鱼灯就这几个颜色，挂着看五颜六色，蓝的、紫的、雪青，一般都是大红的粉红的受欢迎。材料一样的，小的比大的难做一点，手伸不进去，要用镊子拉的。

天上飞的，地上跑的，只要你画得出图纸，我就能做出来。

金鱼灯一般都是大红的、粉红的，我做了有30年了，一天顶多做三只，多了也做不出的。做灯最关键的是骨架要做好。宫灯更加难做点，宫灯复杂，所费时间多。上面的装饰多，光花样就要弄很长时间。

八百

江 子

掐指算来，我的小学同学、同时又是我的小堂叔三生，离开家乡已经有16年了。

三生读完小学就没继续读了。他学过篾匠、理发匠，又去武汉打了几年工。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，他带着武汉打工时找的妻子和孩子，回到了故乡的小城，开了一家名为“烦恼丝”的理发店，重新操起了理发的手艺。

三生形象斯文俊朗，身材清瘦挺拔。因为有去武汉打工的经历，他懂得装扮，把自己收拾得十分时尚。他的理发店干净、雅致。他的理发手艺无人能比。那个几近谢顶的县委书记以前经常抱怨，整座县城，找不到一个满意的理发师。自从有人向他推荐了三生的“烦恼丝”，他身旁的人们，就再也没听过类似的抱怨了。

县委书记是最好的广告。人们纷纷到三生的店里理发。几乎所有部门的头头脑脑都成了他的顾客。没有费多长时间，三生的“烦恼丝”，就成了整座县城生意最好的理发店。

因为认识许多部门的领导，三生帮不少人干成了不少的事情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中国，是蓬勃的。就拿我们县来说，县城的面貌依然陈旧，可空气中已经有了不少让人兴奋的乃至不安的消息。卖国企，做房产，农转非，贷款，办各种出门用的证……如此，人脉就非常重要了。许多人看到了“烦恼丝”的人气，就寻思着找三生办各种事情。三生尝试着在理发时向领导们求情。许多事情就有了结果。

真是宋公明一样的好人啦。那些三生帮上了忙的人，这样传颂着三生的美名。俗话说得好，日久见人心，时间慢慢过去，人们发现三生几乎没有任何不良嗜好（不喝酒，少量抽烟，从不轻薄女顾客），每天都带着温和、得体的笑意，传颂三生美名的人就越来越多了。

然后是三生开始向朋友们借钱。三千五千，九千一万的，都不多。理由是，扩大“烦恼丝”的经营。

这是多好的事情。何况是三生这样值得信赖的人。人们纷纷把钱借给了三生。那些三生帮上了忙的人，显得尤为热切。我是三生的发小。我也借给了三生八百元。——作为在县城机关上班拿最低档工资的人，我的口袋能掏出的子儿并不多。八百块对我来说不算少，是我一个多月的工资。

可是不久之后人们发现，三生不见了。——县城中文峰路上的“烦恼丝”理发店店牌还在，可店门紧闭，上面贴了“招租”的字条。旁边的三色旋转灯箱也已经停止了旋转，仿佛是一条死去的蛇。同时，人们被告知，他租住的房子，也已人去楼空。

他哪里去了？他怎么能如此不告而别？

后来有人爆出，这个貌似没有不良习气的人，其实是一个凶狠的赌徒。他欠了赌友十多万元。把他的店拆了他都还不了。不得已，他想出了卷款出逃这个法子。赌债不还，弄一笔钱出去，去过新的日子，这法子真不错。

他哪里去了？人们开始问这句话时是愤怒的。那些借了钱给他的人，说起他来都咬牙切齿，让人感觉他们都想撕碎了他。可是他的兄弟姐妹们，都不知道他的行踪。

他哪里去了？随着日子慢慢过去，十多年来，他都没有音讯，即使父亲去世，他也没有现身。人们再问这句话时，早已经没有了愤怒，而是充满了对这个有家不能回的逃亡之人的怜悯。

直到这两年，他的家人隐约向我透露了他的一点消息。说他在上海一个小工厂里打工。

——他现在怎样了？这些年他是怎么过来的？他只有小学文化，在上海这样一座他完全陌生的、对素质要求十分高的城市生活，他经历过怎样的困难，有过怎样的挣扎与奋斗？有过以往的教训，他是否戒了赌？他已经五十多岁了，肯定不会是当年的斯文俊朗的样子。岁月和罪责，对他的容颜，肯定也会有不小的改写吧？

前不久，我去上海出差。办完了事，我想起了他。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，彼此亲密无间。他在县城开理发店的时候，我们经常聚在一起。为了让他的生意更好，我还站在马路上帮他发过传单，向很多朋友推荐他的手艺。他一走了之之后，我十分担心他。这些年我一直很想他。我真想看看他现在的样子，想和他聊聊别后的一切。

毫无疑问，他的兄弟们都知道他的联系方式。只要我向他们问起，他们都会告诉我的。

可是我立即打消了联系他的念头，因为我们之间不仅隔着16年的时光，还隔着八百元的欠款。八百元当然不多，可是它是一个微妙的存在。因为这个存在，我和他的见面，我们的交谈，会不会变得词不达意，言不由衷？

燃 木

陈笑宇

除夕之日，离沪返乡，抵达时已近黄昏。家乡的夕阳是幸福的，能够拥抱远空的残云安详退去，不似城市里的余晖，被冰冷的大楼外墙拒绝反射。

老屋的窗外飘起了雪花，慢悠悠飘落下来，还没待落到窗面上，就被屋内的暖气隔着玻璃给烘走了。屋内的我坐在土灶前的一截银杏树桩上，托着被炉膛里的火烤得红红暖暖的脸，看着屋外飘雪中正为年夜饭准备柴火的爷爷，眼前的热浪似乎正在将时光烘烤成一件可以传世的瓷器。

用来烧锅的柴火，一些是乡间田野里捡来的杂木，一些是枯死老树上砍下的残枝，大多是老屋修缮后淘汰下来的老旧木质家具。各种材质的木头被挑选、切割、打磨成各种样式的“家具”，如今老了、旧了，又殊途同归，被劈砍成大小相近的块体，整齐地摆放在土灶旁，共同拥有了“柴火”这个新名字。

爷爷用后背顶开门帘，从屋外退进来，将怀里的柴火铺放在我脚下。我随手捡起一根扔进暗红的炉膛里，噼啪两声后火苗瞬间蹿了上来，反常的现象诱使我向炉膛探了探脑，透过星星火苗，这截木头上竟满是贴纸，模糊褪色、不可辨识，可记忆却还是慢慢涌了上来……

边看边聊

十多年前的一个冬日，老屋处在田间，邻舍并无人家开设商店，爷爷骑着运粮的三轮车从镇上买回了那时我最喜欢吃的干脆面。每一包干脆面随机附送一张贴纸。我从车篮里拿了干脆面便往爷爷专门为我做的小板凳上一靠，那板凳只有我半人高，四四方方，平平稳稳。迫不及待地撕开包装后，我用细小的手指将贴纸从面饼和包装的缝隙中夹出来，撕了保护膜，贴在小板凳的腿上。细细一数，已经是第九张了，刚好贴满了板凳的一条腿。囫囵吃了两口干脆面，我又跑出院子“疯”去了……晚饭过后，爷爷从车棚里推出了刚买不久的三轮车，将我的小板凳放在车斗里，就这样载着我去浴室泡澡。爷爷在前面蹬着，我在后头坐着，爷爷叫我抓好车子，可我却总爱两只手拽着他的两个口袋。星辰下的三轮车一左一右地躲避着土路上的坑洼，生怕将车斗里的月光洒了出去……

回忆的潮水退去，恍然发觉童年已离我远去多时，生活的前进麻木了爷爷的衰老。再行追忆，却想不起是哪一年，我不再爱吃干脆面了；想不起是哪一年，我不再坐那小板凳了；也想不起是哪一年，爷爷再蹬不动那三轮车了。

醒过神来，我急迫地抓起地上的火钳想要将旧时光拯救出来，可炉膛里的凳腿早已成了一块通红的燃木，烤干了我刚刚有些湿润的眼。

心 适

那秋生

白居易以知足保和、闲适自得为主要旨趣，意在享受生活舒适的同时也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。如《三适赠道友》诗云：“足适已忘履，身适已忘衣。况我心又适，兼忘是与非。三适今为一，怡怡复熙熙。”在这种消极而又颇显无奈的生活态度中，白居易还是表达了一种强烈的意愿，就是对“自由”的向往。如《闲行》诗：“专掌图书无过地，遍寻山水自由身。”《风雪中作》：“心为身君父，身为心臣子。不得身自由，皆为心所使。”《咏意》：“富贵亦有苦，苦在心危忧。贫贱亦有乐，乐在身自由。”唐代被誉为“诗魔”的白居易，将儒道佛融为一体了。

七夕会

石磨油饼

胡保国

家乡的油饼，在我的老家其实并不叫油饼，而叫“油柿”。查了半天的字典，也没有找出合适的字加以表述，且以“柿”字代之，家乡的油饼与柿饼形状大致也差不多。

这种油饼的做法非常讲究。首先是选材，得用产自家乡晚稻中一种叫粘（zhan）米的粮食，同时辅之以百分之二十左右酿制米酒的糯米，两者混合在一起，且须是当年的稻米。而后经反复漂洗数次，致米粒晶莹剔透，然后用清水浸泡上半天工夫，让米质彻底松软，再拿到石磨上去碾磨成米浆，滤干水分后至黏状米粉，方可用来加工成油饼。

碾磨米粉是一道苦力活。求学时的我，每至年关，这道活基本上是由我和母亲两人完成的。娘俩一人负责添料，一人负责推磨，而推磨相对要辛苦得多。可想而知，那么重的磨盘，靠人工推动，没两把力气还真是难以完成的。我和母亲就这样轮流互换着，看着一粒粒晶莹的白米变成白花花的米浆溢出，我就想象着年关终于要来临了！无拘无束，口福即将到来，心里充满着一种不可言状的企盼与喜悦。磨盘的转声里，我听到了年的脚步；米浆的涓流中，我闻到了年的馨香。而在我渐悟渐懂的岁月步履中，从母亲和我身上淌出的那层层汗水，也使我渐渐明白了付出与得到的道理。

磨出来的米浆，用棉纱布袋盛着，得用一个夜晚的时间让其水分基本滤干。第二天，会看见母亲将滤干的米粉反复揉搓，拍打成一个个直径六七厘米的小饼，接着在每个小饼的上面敷上一层黑芝麻；然后便开始生火，在一口大锅里熬烧菜油，待油哔哔作响，放入油饼，任其上下翻滚，颜色金黄时，即打捞出锅，至此，一道真正的家乡油饼才算大功告成。

别看这一块块小小的油饼，在当时那个年代，它可不是闲时平日能够想吃就有的，只有到了过年，才能有机会享用。当然，年关至，好吃的不仅仅是油饼，还有菜团、炒花生、瓜子、冻米糖、米酥等等，都是父母亲亲手所制，而我们这帮孩子，就在这些美食中享受着快乐，饱尝到口福，体味着那浓浓的年味。

后来进城工作了，每逢岁末回家，家乡的油饼是我必吃的美食，母亲一直坚持在每年的年关尽可能多地做好油饼，等待我们的分享。兄弟姐妹几个及大小晚辈们，不光要吃，吃了还得带些回各自的小家。也许是遗传，我家的丫头，打小也特爱吃奶奶亲手做的这种油饼。春节拜年团聚，丫头心心念念忘不了的，自然有这种油饼。

父亲辞世多年，母亲依然健在。但她老人家真的老了，八十六岁的耄耋之身，还坚持为我们亲自煎制这香柔可口的油饼，看着这油澄澄的油饼，似乎就像一片片铜镜，铜镜里，我看得见母亲那坚毅而渐老的身躯；看得出那油饼上一粒粒黑芝麻，仿佛是父母亲洒下的一滴滴汗水与付出的一份份辛劳。

转动的石磨，是付出的记忆；爽口的油饼，是年味的浓缩。愿这份乡愁，是一脉挥之不去的永续！

美食